

# 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范式转变

——从传统社会批判理论到交往行为理论

于永军

(山东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 随着时代的变化、研究主题的转变,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典型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理论形态也经历了异化理论、物化理论到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等诸形态的演进。但从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开始,这种一以贯之的“意识哲学”基础的理论演进却发生了转向。哈贝马斯在克服传统社会批判理论不足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时创建了交往行为理论。交往行为理论的创立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一次范式转变,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启示。

**关键词:** 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

**中图分类号:** B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181(2009)03-0064-06

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持续时间最长、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流派,它因形式上隶属于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所”而得名,以社会批判理论而闻名于世。法兰克福学派之所以将其理论称为“批判理论”,一方面在于其注重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实践问题的批判性研究,另一方面在于表明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批判理论是对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中“批判精神”的重新发现,而非对它的反叛。他们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主线是批判,“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sup>[1]416</sup>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特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直接来源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和强调以“实践为基础的主客体辩证法思想”。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这些思想与马克思含着异化理论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理论旨趣基本相同,从而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尤其是技术理性批判的理论基础。但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无论是早期代表如霍克海默、阿多诺,还是第二代代表哈贝马斯,其理论形态又各具特色,由于所处历史环境的不同、研究主题的转变,使得该学派这一一脉相承的理论具有了不同旨趣。在此我们主要从他们关注的时代批判主题及理论形态入手,探讨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作为范式转变的理论根据,并揭示社会批判理论

这一范式转变的理论特征及时代特点。

## 一 传统社会批判理论及其面临的 时代困境

传统社会批判理论主要是由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提出并发展的。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真正创始人和社会批判理论的真正奠基者霍克海默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中第一次使用“批判理论”这一概念来表述自己的世界观,而且对批判理论的理论基础、理论性质、理论目标等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因而可以说,这部著作制订了批判理论的详尽纲领,为社会批判理论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基础,甚至“这篇论文或许可以说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成立宣言”<sup>[2]209</sup>。在这里,霍克海默沿着青年卢卡奇等人开创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义解释,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就在于批判性,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辩证的社会批判理论。

霍克海默通过将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进行对比,指出批判理论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它“关注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sup>[3]235</sup>;其理论性质是一种批判社会的最激进的思想,是一

收稿日期:2009-02-26

作者简介:于永军(1982-),男,山东莱芜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种具有批判和超越维度的批判主义;其理论目标是追求社会合理、公正,求得人的解放和幸福,即达到“社会的合理状态”<sup>[3]206</sup>。这种传统社会批判理论的理论特征与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相适应。社会批判理论主要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因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时代变化、特征更迭就会对社会批判理论的发展产生影响。

在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那里,就与马克思、卢卡奇等的社会批判理论的理论形态不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周期性经济危机加剧了工人阶级的贫困程度和与资产阶级的政治对立,那时摆脱经济剥削、政治压迫成为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主题。马克思把当时工人阶级的困境归结为私有制下的人的异化状态,其社会批判理论就是以异化理论为基础的唯物史观,理论旨趣就是对资本主义进行彻底批判、用暴力革命推翻和消灭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形成于资本主义社会20世纪20—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时期。异化已不仅仅集中表现于经济、政治领域,而且蔓延到人类的整个文化领域,人本身也被数字化、符号化、抽象化和原子化。人被完全笼罩在物化结构中,“物化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生活中每一个人所面临的必然的、直接的现实性”<sup>[4]224</sup>。卢卡奇的批判主题就是无产阶级的物化意识,其理论旨趣在于把无产阶级从物化意识中解放出来,形成关于社会总体性的阶级意识。

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生活于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时代。“社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上层不再被一些竞争着的企业家所代表,而是被管理层、联合企业、议会所代表。从属阶级的物质条件,创造出一些不同于早期无产阶级的政治和心理趋势。个人同阶级一样,现今也被溶入社会中”<sup>[3]5</sup>。同时,“极权政体并不是一个偶然的情形,而是社会运动的那种方式的表现。技术的完善、商业和交往的扩大,人口的增加都迫使社会走向一种更加严厉的管理形式中”<sup>[5]4</sup>。因此,霍克海默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早期代表人物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是以技术理性批判为核心的。

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是整个法兰克福学派、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题之一。霍克海默在《工具理性批判》中把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又叫主观理性或目的理性)和批判理性(又叫客观理性或价值理

性)。他认为工具理性强调手段以及手段与目的的可能协调,其价值由对人和自然的操纵来衡量,它消除了思维的矛盾性和否定性,因而它是一种肯定的或单面的理性。而批判理性强调思维的批判性和否定性,以自由、平等、幸福一类的观念来衡量,因而是一种解放的理性。在当代,“科学技术已经从特殊利益的控制中摆脱出来而成为一种统治的力量,当它扩展到社会总体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时,当技术知识扩展了人的思想和活动范围时,人作为一个人的自主性、独创性、想象力、抵制社会的能力也随之削弱。”<sup>[6]102</sup>技术理性作为一种工具理性正在摧毁着客观理性、感性和自然本身,具体表现为意识形态变成了一种奴化人的工具让人们只能被动地接受统治者的意识而不能有半点反抗意识;表现在文学艺术方面是文化工业,大众文化代替了人民的艺术创造,社会被毫无个性、创造性的文化工业品所覆盖,艺术变成了人们消除疲劳的“麻醉品”。这些思想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中也有所体现。

随后,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也做了进一步的批判。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技术进步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扩展到控制和调节系统,并创造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权力形式——使行政机关的暴行合法化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技术合理性变成了政治合理性,技术体系变成了政治体系,科学技术变成了统治工具。用他自己的话说:“科学技术这个概念本身也许就是意识形态的。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sup>[7]563</sup>这样,科学技术就使现存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日益一体化而成为“单向度的社会”,同时扭曲了人的性格结构和心理特征,把人变成了“重占有”、“重消费”的“单向度的人”。可见,技术理性批判使社会批判理论达到了一个更高、更广、更深的范围和境界。其理论旨趣就在于对当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病症进行分析并作出诊断。

不可否认,传统社会批判理论除了对技术理性进行批判外,对实证主义、大众文化等也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也贯穿于批判理论的始终。但从理论实质上讲,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和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可以看作是对技术理性批判的延伸和拓展。我们知道,实证主义,不论是孔德等人的第一代实证主义,第二代的马赫主义,还是逻辑实证主义,其共同点是强调科学实验方法和经验证实原则,这些理论特征都是

科学理性在自然科学中的胜利而传递到社会科学领域的。大众文化的现代形态及文化工业并不是服务于大众的通俗文化,它是借助于现代科技手段,大规模复制、传播文化产品的工业体系,是商品化、技术化、标准化的现代文化形态,其形成是由于技术理性在文化艺术领域使用的结果。可见,无论是实证主义批判还是大众文化批判,都源于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在经验领域或文化领域的使用,对它们的批判可以看作是对技术理性批判的理论延伸。

随后,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发达工业社会”的新时期,晚期资本主义破坏了那种掠夺自由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特征而具有了一些新特点,“第一,国家干预活动增加了,国家的这种干预活动必须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第二,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使得科学成了第一生产力。这两种趋势破坏了制度框架和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的原有格局”<sup>[5]58</sup>。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具有一种辩护功能,其作用是阻止人们议论社会的基础,从而维护现行制度,维护资本主义的合法性;这样,以揭示科学技术异化为特征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开始面临困境。晚期资本主义已不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危机而是合法性危机——国家干预与自由竞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危机。“合理性欠缺是晚期资本主义所陷入的关系罗网的必然后果。在这个关系罗网,晚期资本主义自相矛盾的行为必然会变得更加混乱不堪。”<sup>[8]85</sup>面对新危机、新的困境就必须由新的理论来回答,寻求新的理论范式成为社会批判理论发展的必然要求。基于以上认识,哈贝马斯提出对传统社会批判理论进行修正与完善,这既是对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社会批判理论更加彻底的发展,同时也为其社会批判理论找到了切入点。

## 二 社会批判理论的新范式 ——交往行为理论

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是以克服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缺点开始的。他认为传统社会批判理论有三个方面的缺陷:第一,“既没有批判理论也没有统一的准则”;第二,“没有扬弃从黑格尔那里继承的真理的哲学概念”;第三,“不重视资产阶级民主”<sup>[9]45-46</sup>。他认为包括马克思、卢卡奇、霍克海默等在内的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下来的关于“真理的哲学概念”和含混不清的异化概念无法解决当今资本

主义社会的复杂问题,“当代社会理论中的异化概念将被一种更为抽象的方式重新结构”<sup>[9]18</sup>。在哈贝马斯看来,传统批判理论必须进行从理论旨趣到理论内涵的范式转变,用一种全新的交往行为理论代替原有的社会批判理论。

### (一) 交往行为的含义

哈贝马斯把人的行为分为“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所谓“工具行为”就是通常所说的劳动,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所谓“交往行为概念,首先把语言作为参与者与世界方式关系,相互提出可以接受和驳斥的运用要求的理解过程的一种媒体”<sup>[10]140</sup>,是“使参与者能毫无保留地在交往后意见一致的基础上,使个人行动计划合作化的一切内在活动”<sup>[10]386</sup>。也就是说,交往行为的主体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人;交往行为的形式是主体之间的诚实对话,以符号或语言为媒介,来协调和改善人际关系;交往行为的目标是通过对话达到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协调一致;交往行为的原则是必须以公众认可的社会规范来作为自己的行为规则,这种行为规范是主体之间行之有效的并以一定的形式固定下来,不能用“工具行为”的规则来解释。简言之,所谓“交往行为”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以言语为媒介,通过对话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

### (二) 交往行为理论的特征

生活世界是交往行为的背景和基础。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是主体际间的活动,但不能离开相关的事实和经验的来源。在相互交往中,在认识过程中,生活世界始终为其提供背景知识。生活世界是交往行动始终运行于其中的境域,交往行动者不可能走出其生活世界境域。他强调生活世界的直观性特征和奠基性作用,认为生活世界是行为主体进行交往活动的背景预设,是行为主体相互理解的“信息储存库”。然而,作为现代文明系统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官僚政治体制借助于货币和权力这两个媒介侵蚀原本属于非市场和商品化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使其金钱化和官僚化,从而生活世界就被金钱和权力所操纵,生活世界的意义和价值尽失,导致“生活世界殖民化”。要摆脱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就必须重建交往理性,实现社会合理化。

交往行为理论的目标是重建交往理性,用以平衡技术理性。哈贝马斯承袭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对理性分为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划分,认为理性的分裂导致先验理性的片面发展、价值理性的不断萎

缩,从而使现代化片面发展。但又不能像非理性主义者那样完全否定理性,否定理性会带来更加严重的理论后果和政治危机,而是要重建理性,用交往理性来平衡工具理性。交往理性与工具理性犹如交往行为与工具行为一样有着本质不同:工具理性是被功利原则异化了的理性,仅仅把能否为人类带来利益看作唯一的标准,为了达到目的,可以无视伦理道德的要求;而交往理性则把道德诉求视为人人必须遵守的最高命令,不仅注重交往行为的可能性和目的性,更注重把伦理道德规范作为自己行为的基础。交往行为理论的目标就是要用交往理性规范交往行为,以平衡工具理性指导下的工具行为,达到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协调一致。

交往行为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语言行为。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作为人的一种行为模式是一种特殊的行为结构,其特殊性就表现在与语言有着特殊的关系。在他看来,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制造工具,而在于使用语言这一有规则的符号系统,并通过言语活动在主体之间就他们的行动情境达成理解。哈贝马斯吸收普遍语用学、解释学、分析哲学的成果并加以改造,对“语言”有了独特理解。他认为把语言理解成所有社会制度都得依赖的一种元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社会行为形成于日常的语言交往中。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交往行为就是一种语言行为,而语言行为又是一种理解行为。交往行为可导向主体间相互理解,从而达到意见的一致。其基本语言模式为一方建言,一方纳言,在建言与纳言的相互作用中达到主体间意见的一致,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这样,哈贝马斯就为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建造了坚固的中介之桥。

### (三) 交往行为的合理化

哈贝马斯不再用异化理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认为人类社会的危机是合理性危机。人类追求的是如何摆脱合理性危机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这种合理化只有借助于符号为中介的相互作用,即消除交往的限制才能发生。交往行为合理化的核心就是让行为主体间进行没有任何强制性的诚实的交往和对话,以求得相互谅解。因此,建立良好的对话和交流的环境成为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的首要条件。

其一,选择恰当的语言对话。哈贝马斯把语言视为交往行为的杠杆。凡是有交往行为的地方,便有言语行为的出现;反之,凡是言语行为受阻和被歪曲的地方,便不会有合理的交往。因此,分析言语行为就成了具体解剖交往行为的关键。交往就是对

话,在进行对话的时候,对话双方必须选择一种能够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正确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他提出了一种“普遍语用学”,以分析说话行为,探讨说者和听者之间的关系。

其二,承认和尊重共同的规范标准。哈贝马斯认为,要在市场上和其他领域中建立起正常的人与人之间的秩序,必须认可社会中存在的普遍的规范标准。因为这些规范标准影响和制约着每个人的行为,所以它们是社会关系不受干扰和破坏而得以维持的前提。哈贝马斯把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寄托在社会全体成员对共同的规范标准的认可上,提出了“普遍化”原则。所谓“普遍化”原则就是指加以承认和尊重的规范标准应是能代表大多数人的意志,能被大家普遍接受和遵循。为了论证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必须由共同的、普遍的规范标准来指导,他提出了一种“商谈伦理学”。交往合理性从形式上被规定为一个纯程序性的操作原则,也就是获得一致意见的商谈论证过程。“商谈伦理学”试图向现代社会提供一个相互理解,并为各交往共同体成员所同意的道德规范体系,即由交往理性指导下的伦理道德规范。

## 三 社会批判理论范式转变的理论特征

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并不是简单地复述前辈们的“社会批判理论”,而是对之作作了重大修正和改造,“交往行为理论以传统批判理论重建为出发点,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批评为中心,以社会合理化实现为目标,以现代文明的反思为主线,围绕‘交往行为’、‘生活世界’、‘交往理性’展开了系统阐述,开辟了批判理论的一个新视角”<sup>[6]203</sup>。可见,交往行为理论并不是对传统社会批判理论的简单修改与完善,而是一种完全的理论形态转换,实现了批判理论的范式转变。其理论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传统社会批判理论仍未摆脱“意识哲学”的窠臼,而哈贝马斯则将“语言哲学”运用于社会批判理论,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认为,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社会批判理论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实际上已陷入困境。关键在于,这种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是主体意识哲学、形而上学的理性观。传统批判理论只是表明:理性在工具行为中的绝对化已变成野蛮的工具理性,没有揭示出理性的解放潜能,从而也就无法为实现启蒙的现代性提

供合理的哲学基础。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之所谓忽视交往合理性,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仍然停留在意识哲学范式的基地之上,将合理性完全等同于工具合理性,最终只能到艺术王国中寻找理性的踪迹。

哈贝马斯强调,要使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社会批判理论摆脱困境,关键在于重建理论基础,即告别主体意识哲学和形而上学的理性观,不以自我反思的主体意识作为出发点,从侧重于主体与客体关系、崇尚主体性的意识哲学转向侧重于语言与世界关系、崇尚主体间性的语言哲学,从传统批判理论转向交往行为理论。之所以说由传统社会批判理论到交往行为理论是一种范式转变,就在于其哲学基础由意识哲学到语言哲学的变更,这一转变与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较之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是一脉相承的。在现代西方“语言学转向”的大背景下,哈贝马斯受到了奥斯汀等人言语行为理论的影响,在马克斯·韦伯合理性理论的基础上,吸收卢卡奇的物化理论、马克思的交往理论、胡塞尔的生活世界观念、米德的符号互动论等思想,创立了交往行为理论。

其二,传统社会批判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景表现出强烈的悲观主义,而哈贝马斯则对未来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出积极的乐观主义态度。我们知道,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为代表的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但是,在哈贝马斯看来,霍克海默等人尽管深刻揭示了技术理性的泛滥所带来的异化问题,但他们将技术理性看作是理性的主要形式甚至是唯一形式,将理性等同于压抑,因而传统批判理论主要是一种带有悲观主义色彩的文化批判。之所以对资本主义的未来表现出强烈的悲观主义与早期代表人物对异化的不可避免性的分析密切相关。异化理论、物化理论、技术理性批判理论是马克思以来社会批判理论的根本内在原则,但是,这些理论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技术理性实质上就是控制人和自然的工具合理性和技术合理性,技术理性自身就埋藏着导致野蛮状态的种子,现代社会合理化进程必然造成人的异化。这样,异化就具有了不可避免性。靠现实的、人自身的力量无法克服,那么人扬弃异化的努力也就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异化的不可避免性导致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发展前景的悲观主义。

相反,哈贝马斯用“合理化”作为人和社会追求

的目标则更具优越性。“合理化”就是“合理性”,是人的最高道德规范。虽然普遍的道德规范也具有抽象性,但它毕竟是人们约定俗成的,是人自身力量的显现。它以人的价值为标准,与人的价值尺度相同一,是人自身权利的体现。针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人类理性的否定性批判,哈贝马斯认为,在现代文明社会,启蒙运动开创的现代性事业并未终结,人类理性并未泯灭。只要用交往行为理论去化解目前的“合法化危机”,建立合理性,资本主义社会就能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可见,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的前景表现出与早期代表人物不同的态度,如果称后者为悲观主义的浪漫主义的话,哈贝马斯的态度可以称为乐观主义的浪漫主义。

其三,由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直接批判转向间接批判,把左倾激进主义引向资产阶级改良主义<sup>[1][2]16</sup>。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立足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实际,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本身的弊端出发,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面,对其进行了全面的、直接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持彻底的否定立场。在他们看来,凡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东西,都属于扫荡之列。马尔库塞把这种“否定一切”、“打到一切”的政治主张称为“大拒绝”,阿多诺提出了“否定辩证法”,为这种“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主张提供了理论依据。

哈贝马斯则认为,早期理论家虽然强调批判是理论的主要功能,但并没有正确地确定批判的对象。在他看来,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人的物化,是行政化的控制手段,是理解当代社会一切问题的关键,从而用对意识形态(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起着意识形态的功能)的批判代替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直接批判。他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依然存在,但它已不是过去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而是“合法性危机”即“意识形态危机”。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此外,它所提出的一系列改良主义措施,同马尔库塞等人的寄希望于“大拒绝”的“左倾激进主义”形成了鲜明对照。

#### 四 结 语

哈贝马斯在继承传统社会批判理论基本思想的基础上,使这一理论向右偏转,并根据其对“生活世界”的理解,提出“交往行为合理化”的“社会交往理论”,他的社会批判理论由此成为20世纪末最赋创

造性、体系庞大的社会哲学体系,实现了社会批判理论的范式转换。尽管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存在着不足之处,但他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变化,提供了一些新颖深刻的见解,有助于我们分析批判资本主义。而且,他的合法化危机论和交往行为理论富有创造性,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转向作出了重大贡献。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从社会批判理论的最高原则——对人的终极关怀上看,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没有离开其宗旨,与法兰克福学派仍保持“精神”上的一致,区别只在方法、观点、结论等的不同。因此,不能认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对法兰克福学派的背叛。有理由相信,社会批判理论的宗旨始终不变,变的仅仅是方法和答案。

#### 参 考 文 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 [2] [英]T·博托摩尔.法兰克福学派[M].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3.
- [3] [德]霍克海默.批判理论[M].李小兵,译.重庆出版社,1989.
- [4]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5]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 [6] 王凤才.追寻马克思:走进西方马克思主义[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
- [7] 许庆朴,等.马克思恩格斯学说与中国现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8] 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9]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地平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 [10]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M].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4.
- [11] 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上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宋耕春)

## Paradigm Shift in Critical Theory of Society of Frankfurt School

YU Yong-ju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hange of time and study subject, the critical theory of society of Frankfurt School,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Western Marxism has also experienced development from alienation theory, materialized theory to technical rationality critical theory. However, the evolution of “consciousness philosophy” of the basic theory has taken turn from Habermas who is the main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Frankfurt School. Habermas created the interaction theory as he overcame the shortage of traditional society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creation of the interaction theory is a paradigm shift which belongs to critical theory of society in Frankfurt School, and it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Marxism.

**Key words:** Frankfurt School; critical theory of society; interaction theory; Habermas